

时代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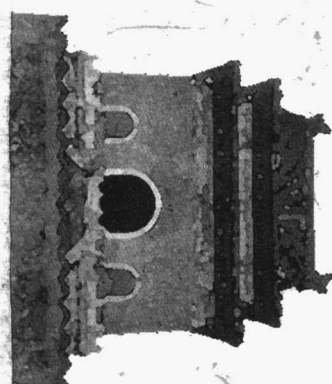
一群北京人从「文革」爆发至今跨越四十载的人生遭遇和爱恨情仇。

舒平◎著

沉默的钟楼

中国工人出版社

时代三部曲



一群北京人从「文革」爆发至今跨越四十载的人生遭遇和爱恨情仇。

舒平◎著

沉默的 钟楼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的钟楼/舒平著. —2 版.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08 - 3858 - 6

I. 沉... II. 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532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8.5

印 数: 1 - 7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在这部作品里，最初那种强烈地希望“清算”什么的情绪随着写作过程的推进，慢慢地得到了缓解。我越来越了悟：“清算”什么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尽管我至今仍然认为，红卫兵当年的那些恶行应该受到清算；而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来说，真正深切地吸取那个疯狂年代的惨痛教训，永远避免重蹈覆辙，才是最最重要的。但我必须坦白地承认，这样一种属于理性的感悟，在我的主观心志中，尚没有彻底完成。因此，细心的读者大概不难体察，上述两种情绪在作品中实际上是交织涌现的。对此我只能归结为：自己还没有真正完成对昨天的超越。我寄希望于未来。

——作者

引 言

你站在伏尔基河的岸边，在午后的雨中，望着这片多少次令你魂牵梦萦的地方。三十年前，在你踏上这片黑土地的第一天，也是在这样的秋雨中，也是这样站在这里，你伫望着这片神奇、空旷、静谧的原野，眼前一片迷惘，脑海里一片空白。

脚下，浑浊的河水缓慢而又疲惫地流淌着，已经全然没有了原先清澈、湍急的模样。河道也较早先宽出了许多，不断坍塌的河槽使原来仅有十几米宽的河道，变成了上百米宽的滩涂。昔日朝气蓬勃，一路唱着欢快歌儿的伏尔基河已尽显老态了，一如你，流逝的岁月无情地掳去了你的青春。

青春！如花似锦的青春你曾有过吗？青春不是应该与鲜花、激情和创造相伴吗？许久以来，你无数次地想过，青春对于你及你们这一代人来讲，不过是个生理概念，你们的青春正是在专门扼杀鲜花、激情与创造的冰冷、黑暗的岁月中度过的。当然，不会有人否认你们曾为此备受苦难，透支体力，付出了热情、热血乃至生命，但你们绝不会想到，你们无奈、盲从、冲动、可怜而又悲壮地用青春所书写的，并不是何等丰功伟绩，而是人类历史上一页旷古未有的身心流浪和被谎言、阴谋、愚昧、血腥充斥着的地狱图景。

三十年后，你又一次踏上了曾在此历练八年的土地。置身于此，像是有一道闸门被神奇地打开，深藏心底的记忆潜流无可遏制地喷涌出来。朋友和良知都在呼唤你，把你在那个岁月中的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用最个体、也是最真实的文字，尽力拭清那一页已经被岁月的油灯和人为的瘴气烟熏火燎，而变得面目不清的历史，为了过去和未来。

这样的诗句似乎最能说明你此刻的心境：

一个人来了
来为光明作证
那些为黑暗作证的人
却早就来了
一个人来了
来为光明作证
为黑暗作证的人
却来了无数个

对不起
我当然按照数量
来判断
但我并不坚持
他们就是黑暗
他们不是黑暗
但他们引起了黑暗
他们不是黑暗
但他们妨碍了光明

春天来了，又走了，从第一声春雷响起，到街上浓荫蔽日，不过才一个多月的时间，1966年北京春天，像往年一样来去匆匆。

那一年你十三岁，正在上小学六年级。

那个春天过得人心惶惶，大人们仿佛总在心慌意乱、烦躁不安中。你所在的学校里，先是作为每年惯例的春游活动被取消，而后课程被打乱，最后老师连作业都不留了。

从家里的收音机到学校的大喇叭，一天到晚播放的都是一男一女那两个熟悉的声音。他们坚定、有力、不容分辩的语调，总让人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你直到现在随时都能够清楚分明地记起那两个声音带给你的感受，它正如同当时说的那句使用频率很高的句子——“山雨欲来风满楼”。

除了这句话，你在那一年还知道了另外一个令你体味了半生的词：出身。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并与你有关系，是出自在私下里被你们称作“耗子”的班主任之口。她在班会上指名道姓地说你思想复杂，并看似随意地加了一句：出身不好的人都这样。当时你整个傻了，只觉得在教室里无地自容，如果有个地缝的话，你肯定会钻进去。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你，你不敢与其中任何一双目光对视，但又不肯低下头，只是怔怔地望着黑板。你甚至想跑出教室去，但又没有那个胆量，因为你知道那样一定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思想复杂这个词，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用词习惯上就没翻过身，它与思想反动所指的，似乎仅差一步之遥，有时候只不过是这层意思的一种婉转表达罢了。把它当着四十多名男女同学的面，加在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小学生头上，其羞辱和压力不是直接身处其中很难体会。

你曾反复、仔细地想了很长时间，自己的思想到底复杂不复杂，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耗子”？想来想去，你并没有发现自己在思想上与别的同学有什么不同。另外，无论是在学习、纪律、团结和参加集体活动方面，自己也没有值得“耗子”挑毛病的。看来结论只有一个，你的出身有问题，或更直白地说，你是黑五类子女。尽管在黑五类后面加上了子女二字，但你所遭受到的社会压力和歧视却丝毫不比你的父辈们轻。因为毕竟你的父辈们在经历了多次全国性的或专一或全面的政治运动的打压之后，身心早已备受煎熬，并多多少少地锻炼出了一些承受能力，懂得和学会了用麻木来忍受和对抗花样翻新的迫害和无所不在的歧视。而你却做不到这些，因为你的年纪太小，稚嫩的心灵还像别的同龄人一样，娇嫩而又敏感，渴望着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渴望着来自社会和成人世界的关爱、鼓励，远不能做到像你们的父辈那样麻

木，所以对任何打压和歧视总是感到格外痛楚。

其实关于这一点，你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有所体会。刚一进入六年级，你无缘无故地先后被校合唱队和乒乓球队停止了训练。更为可惜的是，你连过五关考取了在北京地区只招两名（一男一女）的“红孩子”合唱团后，竟又被莫名其妙地刷了下来，由第二名顶了上去。

那时，能够进入“红孩子”合唱团，是你的一个梦想。据说，这个团在全国只招收六十名学员，是全国青少年最高等级的合唱团，是培养中国未来歌唱家的摇篮，只有那些确具天资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才可能被考录。凡被录取的孩子将脱离学校，封闭培养，由团里自配教师教授文化课，到达年龄后直接升入中央音乐学院。你还听说，这个团是周总理亲自批准成立的，成立之日，周总理还将接见并宴请大家。

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过最后一关时，你由学校的音乐老师带着，来到位于首都剧场旁的一座老式洋房里。房间里有些暗，那高高的穹顶、彩色的玻璃隔扇、窄窄的木楼梯发出的“咚咚”的声响，尤其是那位涂着浓浓的口红、叼着香烟、烫着波浪型发式的女考官，都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惊叹她那染着指甲油的纤纤十指，怎么会把一架钢琴弹得如此优美动听！她微笑着诱导着你、鼓励着你，还不时发出一两句美妙的和声伴随着你，直至把你的歌声送入高潮，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唱出那么动听的歌声。

是这位女考官和随后得知的已被录取的消息，勾起了你的无限遐想和音乐梦。

但这个梦想仅仅维持了一个星期，便被无情地打碎了。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不是“红孩子”。你承认了这一切，也承受了这一切，你就是从那时起学会承受的。承受使你感到了孤独和压抑，承受使你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今天，当舆论时常提起，有关独生子女和单亲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呼吁社会各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时，你总是由衷地感叹，社会真的是进步了。你年少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不是“红孩子”的孩子们的歧视和压制，明火执仗，无所不在。除了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处死的遇罗克之外，全社会似乎再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替这些孩子说句公道话，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歧视、受迫害甚至死亡。那是一个阳光和雨露都在照耀和滋润着野草般疯长的“红孩子”的时代。

你人生的磨难随着这一次挫折，从此开始了。毋庸讳言，磨难能使人变得更能忍耐、聪明和坚强，磨难能使人学到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磨难能使人更懂得人的尊严的宝贵。但同时，磨难也有如魔鬼一般，能令人原本纯洁无瑕的心灵，沾染上扭曲和阴暗。你就是这样！

在后来听说“红孩子”歌唱团因为“文革”爆发而最终没能成立起来，一个雄心勃勃地培养新一代歌唱家的计划惨遭流产，几十名已经集中到北京的孩子又都散去了的时候，你竟幸灾乐祸地笑了。全然没有为那些与你同样有着成为歌唱家的梦想与天赋，却失去了难得的深造机会的孩子们，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的惋惜之情。

那天放学后，你明显地感到了同学们的疏远，原本一道回家的几个同学，宁肯绕远路也不同你一起走了。马路一侧十几名同学说说笑笑地走在一起，马路这边你一个

人踽踽独行。你努力地挺着胸、昂起头，不顾来自马路对面的指指点点，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切都已经无须掩饰，一切都已经暴露无遗，“耗子”已经清楚明白地把你最怕别人知晓的事情，告诉了同学们。你觉得委屈极了，为什么偏偏是自己生在了这样一个受人歧视的家庭里。这样想着想着，你突然感到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怕别人看到，你赶紧转过头去望着别处，急忙擦着眼睛。就在这时，你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你的名字，扭头一看，原来是黄方举着两根奶油冰棍，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给，”黄方将手中的冰棍递给你一支，“吃吧。”

黄方是你从小学一入学时就在一块的同班同学，长着一张清秀的小白脸，个子又小又瘦，像是永远也长不起来似的。刚入学时你们俩几乎一般高，而现在你已经比他高出一头还多了。

“怎么，你还哭了，就为了‘耗子’？”黄方一边吮着冰棍一边说道，“其实我们家出身也不好，是资本家，只不过大家还不知道，‘耗子’也不知道。我不像你，在班里那么出风头，又有女孩子追，所以不被人注意。今天这事儿你真的甭往心里去，看哥们儿哪天给你出口气，找个没人的地方，用大板砖给‘耗子’拍喽。没人理你我理你，没人跟你好咱俩好。”

平日里，你一直觉得黄方挺逗的，有点儿爱吹牛。但此刻他的这一番话，令你心头一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你听着他的话，怔怔地望着他，你们四目对视，你被感动得直想将他抱起来。直至今今天，你还能一句不落地记得他的这番话和他说这番话时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

你们俩谁也没有想到，就是黄方的这一番话，使你们从此建立起了一生的友谊。

2

尽管早自习课已经取消，你和黄方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大约七点十分的时候，来到了护城河边。你们俩每天都要先在这里会面，然后再一块去上学。通常是黄方先到，他急着利用这段时间抄你的作业。他说他烦做作业，就像厌烦“耗子”一样。

从这里过河、过铁道、再爬过那段城墙，就是你们的学校。此刻，你看到学校茶炉的烟囱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冒着烟。你趴在铁轨上听了一会儿，确认在五分钟内此处不会有火车通过，感到有点沮丧。这是什么兆头？通常此时总会有一列火车通过的。

至今，你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北护城河的模样。那高高的河堤，青青的草地，那树冠向河心倾斜着的垂柳，那汨汨流淌的河水。为了方便过河，你们曾在河水最浅的地方摆放了一行石块，你称之为“浮桥”。站在河堤顶端，叫喊着，以百米跑的速度向

着河床冲下去，在汨汨水声的伴奏下，准确而又轻巧地跳跃在“浮桥”上，再冲上对岸堤顶，这是你的绝活，有着当众表演从未失败的记录。

但是，那天你却失败了。正当你跳跃在河中心的时候，忽然感到一阵晕眩，阳光下的河水似乎在晃荡，你无法控制地一个趔趄掉进河里，眼看着脱手而出的书包，随着湍急的河水向远处漂去。

你站在河里，目光怔怔地呆立着，没来由地想，不是要出什么事吧？果然，在那个早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真的印证了你的预感。

“我去把它捞回来。”黄方一边讨好地说着，一边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河里。

“算了，反正也考完试了。”你说这话时，脑海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从此再不背书包了多好！你讨厌书包，也讨厌学校。你没有料到，你的这个愿望，正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明媚阳光的早晨，借助于这世代流淌的河水实现的。

河堤的上面是一片开阔地。站在破败的城墙上，你看到了父亲上班的那所学校和自己学校的操场。此刻，操场上已经有不少同学了。再往南边，便是钟楼、鼓楼、北海的白塔和景山的知春亭，其余的是一片没有尽头、高低错落的灰色层顶。在靠近城墙的附近，是一片黑糊糊的棚屋。你猜想，那一定就是劳动人民的住所了。

你似乎明白，劳动人民就是报纸和广播里常说的工人阶级，就是同班同学的那些爸爸妈妈们。你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整日里也在工作和劳动，却不能算是劳动人民。尽管没人对你明说过，但从爸爸妈妈整天唉声叹气、唯唯诺诺的神情，和“耗子”对你冷嘲热讽的态度，你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黄方爬上城墙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身上全湿了，手里捧着 you 刚才掉进河里的书包，一群人紧追在他的身后。你顿时有一种不妙的预感，正待转身要走的时候，身后传来一片叫喊。

“那俩傻×站住！就说你们呐，站住！”

随着叫骂声，你看到那些人已经追了上来，在你们身旁围成了一个半圆，拦住了你们的去路。

“你丫的刚才骂谁呢？”那伙人中一个身穿蓝色工服，中等个子，面色黝黑的人对黄方说，“甭他妈装傻，就说你呐！”

“刚才在河里捞书包时，这帮人跟我找茬，我就……”黄方小声向你解释着，声音有点儿颤抖，一副求助的神情。每当他露出这种神情的时候，一般都祸到临头。

当时你真的怕了。与其说是你们两个，不如说只是你一个人（因为你了解黄方，打起架来，只要不被打趴下，他跑得比谁都快），要面对年龄和个子都比自己大的中学生，结果肯定是要被打得头破血流。

你镇定了一下，将浑身颤抖的黄方推到自己身后，完全是靠一种莫名而至的鲁莽和少不更事的逞能支撑着，神态自若地对为首的那个人说道，“我们正要上学去，我们可不想打架。”

“去你妈的！你丫往前凑什么？”为首那人上下打量着你，一副不屑的神情，“也他妈找花呐。”

你们俩的身体近在咫尺，你们四目对视。对方那双在浓浓的剑眉下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那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将“花”字用作形容词，你估计，“花”字用在这里的含义肯定是，头破血流。

“我跟你说了，我们不想逃学。”你站着没动。你清楚，此刻只要你们转身一跑，身前身后就会乱石如雨，这河边、这城墙，从此也就休想再来了。“真想打架的话，今天下午四点我们放学后，咱们还在这儿。”你边说边指着他身后的人，“你们现在是不是人也多了点儿。”

“哼，小丫的口还挺正，”那人痛快地说，“那咱俩就单练。”说完之后，他退后一步拉开了架势。

你在说“行”的时候，感到裆间猛地收缩了一下，先前身体的恐惧瞬间消失了。随后，全身都好像绷紧了，变得轻盈而有力。你向四周望了望，四周空旷无人，迎面是一轮金光灿灿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你机敏地左躲右闪，挡过那人的一阵急拳之后，和他扭打在一起。你用力支撑着对方猛压过来的身体，躲避着来自他脚下的绊子，脑海里却在不断地闪现着你在什刹海体校学习乒乓球时，隔壁训练馆里摔跤教练们时常做的示范动作。你慢慢地移动着脚步与他周旋，趁他稍显懈怠的当儿，突然间上身向后一闪，抬脚猛地向那人的脚下铲去，与此同时，两臂用力扭向一边，对手被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

那人的样子很难看，看来是被摔得够戗，地上的砖头硌痛了他。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艰难地站起来，手里变戏法儿似的，不知何时攥住一把锃亮的刀子。

一看见刀子你慌了，你还从没有跟手里有刀子的人打过架。顾不上多想，你猛地扑了上去，一手掐住对方的脖子，一手紧紧攥住他那拿着刀子的手腕。

刀子在空中停滞了一会儿之后，那人便在水腕能及的范围内，缓慢地顺着你的胳膊向下划。你看到，你已经穿了三年仍然心爱的灯芯绒夹克袖子被划破，胳膊也被划出了一道深浅不一、断断续续的口子，向外淌着血。

“嘿！”你大叫一声，使劲操开对手，就势一个下勾拳，准确地打在那人的下巴上。你可以肯定，对方在你猝不及防的一击下，咬了自己的舌头。你看到他的嘴角渗出了血。趁他稍一迟疑，你紧跟着迎面对他又是一记重拳，拳头被硌得麻酥酥的，那人的鼻血畅快地流了出来。被他随手一抹之后，满脸是血。

对手被“花”了，你感到一阵兴奋，身体随之变得更加轻盈，双脚富有弹性地跳跃着。你感到自己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惧怕刀子了。

当对方挥舞着刀子，疯狂地又一次向你进攻时，你灵活而冷静地一次次躲闪开，然后瞅准空当，迅即飞起一脚，准确地踢在那人的手腕上。

对方手中的刀子被震落在地上。你瞥见黄方猫一样蹿了过去，捡起地上的刀子转身扔进了河里。刹那间，你又是狠狠地一脚，正踢在对手的裆间。

那人难受地弯下腰，捂着肚子后退了好几步，最后蹲了下去。他的脸色由黝黑变成了蜡黄，额头上渗着汗珠儿。你可以肯定对手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你有过这方面的体验。那是在你刚进入四年级时，因为抢占乒乓球桌子，一个高年级学生令你尝

到的。

见此情景，对手身后的那群人哗啦一下围了过来，手里拿着棍棒和砖头，一个个气势汹汹，大有将你们俩顷刻打烂的架势。

“算了，”对手捂着肚子艰难地站起身来，挥了下手，说道：“让这俩好学生回去上学吧，今儿先饶了他们，这笔账给他们记着，咱哥们儿说话得算数。”

“傻×，你丫知道你在跟谁打架呢吗？”对手的追随者们心有不甘地瞪着你们，嘴里边骂着，边扔下手中的棍棒和砖头，纷纷向对手聚拢过去，搀扶着他。“他就是叉子！你丫打听打听去，谁他妈敢跟叉子过招，你们俩小丫的等着，这事没完！”

那天早上，以叉子为首的那伙人，最终还是放你们俩安全地走了，叉子并没有恃仗人多而违反你们打架之前单练的承诺，你和黄方侥幸地逃过了一难。但在事后，在你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有关叉子的种种传闻之后，你真的有些后怕，真的庆幸自己能站着从叉子的手里逃出来。你绝没有想到，在这以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叉子在北京城里的名气，就像那些在文革中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那样日升日隆。叉子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作为所谓“联动”、老红卫兵和公安局的对手，被他们称为所有“地痞、流氓和社会渣子”的总代表，他在北京中小学生中的影响会那么大，一点不比今天的港台明星和所谓的“韩流”逊色。

你也绝没有想到，“不打不成交”的古谚竟在你俩之间得到了应验。你们不但在日后成为了好朋友，他用年轻生命诠释的某些东西，甚至影响了你的一生。

3

在谈到你的家庭的时候，不能不说一下你家所在的那个地方。你家所在的那条胡同，东边是北锣鼓巷，西边是宝钞胡同，这两条长街的尽头便是北城墙了。在这两条长街当中，横着许多条胡同，整个北城就是由这些长长短短、或宽或窄的胡同和高大的城墙组成的。当时你认识社会的视野，就局限在你的学校和你所熟悉的这些胡同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你知道了许多原先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你从别人嘴里听说了与你们住了多少年的邻居，他们都曾从事过什么样的职业，他们都是一些什么出身，一个有着二十多个院落的胡同，在那个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隐私的时代，几乎被你这样一个孩子了解了个遍。什么一号的房东是个大地主，二号的房东是个资本家，三号的房东是个旧社会在天津商界混的洋买办，四号的房东是一个旧军阀手下的旅长，五号的房东是个伪警察，六号是个大宅子，据说原先是个蒙古王爷府，现在住着一个共产党的大官……这就使你对当时的一个流行说法产生了怀疑。既然报纸上总说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劳动人民，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只占不足百分之五，那在你身边

怎么住着这么多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如果按照你家所住的这条胡同的住户比例来算，这说法颠倒过来还差不多。后来你到了农村才明白，这说法主要是针对农村而言的，在大城市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在北京，由于它几百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所决定，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历朝历代的各界精英在失势和败落之后沉淀在这里，不少家庭都有着一段可以夸耀的家世。

你家住的那个院子是个标准的四合院，里院住着房东，他是一位大学教授，你家租住在外院的四间南房里。黄方的家与你家紧挨着，你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玩。他家的房子是自己的，不但房子多，院子还特别大。黄方有一个姐姐，叫黄圆，上初二，是你家那一带最漂亮的女孩儿，那时就长到了一米七三，用今天的眼光看，她长着一副标准的模特身材。她那凝脂般雪白细腻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高挺细直的鼻梁，弯弯的眉毛，红润丰满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让人简直无法找出她的缺点。

黄方的父亲叫黄宗远，五十多岁，面色红润，身体强壮。他和妻子都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进进出出的，显得挺忙活。在你看来，黄宗远的忙活主要集中在厨房里，他似乎一刻不停地在做饭，除了给家人做之外，还要给他养着的七八十只鸡做。那些鸡源源不断地供给他家鸡蛋，帮助他家度过饥荒和保持营养。每天他遛早儿的时候，都要在所经过的几个菜店里，捡回一大口袋人家扔弃的各种各样的菜叶，然后再到垃圾站拾回一些剩骨头，回到家后将剩骨头在火上焙干，砸成粉末，再搅上菜叶和些许剩饭，就成了一顿富有营养的鸡食。

因为在天津和上海的买卖，解放后，黄宗远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从此，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数次求职碰壁，再加上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变着法儿地折腾他，当做一个至高无上又极有乐趣的政治任务来看待，所以使他变得没有了脾气，无论遇见谁都点头哈腰、笑容满面。但他毕竟是生意人，面对毫无经济来源坐吃山空的威胁，他不顾社会环境的险恶和沦为社会底层后的敏感和多虑，铤而走险地将院内除自己住的几间房子之外的二十余间房子全都租出去了。每月一百多元的房租收入，刚好够他们一家四口的吃穿用度。

关于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从哪天开始的，社会上有诸多说法。较为通行的一种说法是，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那天起，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就算正式开始了。但你认为，具体到个人来说，应该从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兴奋、激动、惶恐、污辱和威胁那天算起。你就是这样。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66年6月20日。那一天也是你从此中断了正规文化学习的日子。也许是因为那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许是因为那一天正是你走向成熟的日子，你对那天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

那天早晨，你和黄方一起从城墙那边心慌意乱地赶到学校，刚走进校门，便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谁都觉得要发生点儿什么，谁都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同学们在校园里嬉笑打闹着，在慌乱中等待着。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一直没有露面的老师们，才陆陆续续地从学校那间最大的预备室里走出来，个个表情严肃，神态黯然。

十点钟之前那段无人管的时间，你参加了一场由于有外校学生加入而变得异常激

烈的足球赛。那些外校的学生是早于你们“停课闹革命”的，因为暂时还不知道革命应该是怎么个闹法，所以就四处游荡，寻找乐趣。那场比赛你司职先锋，不但灌进了对方球门两个球，而且还满场飞似的进行防守，一个小时下来把你累得筋疲力尽，大汗淋漓。上课铃响起，你坐在教室里，感到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似的。

情况有点异样？你看到音乐老师此刻正站在讲台上。通常情况下，音乐课总是被安排到第四节课或下午才上。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总是面带笑容的年轻女教师，是这个学校里你最喜欢的教师，她那高耸的乳峰和白皙的双手，常令包括你在内的好多男同学想入非非。

教室里回响起悠扬的风琴声。让人喜欢的教师在教着让人喜欢的课程。阵阵倦意袭来，你昏昏欲睡。你又想起了那个初春的黄昏。天下着雨，全年的第一场春雨。放学后回家的路上，你与喜欢的女教师不期而遇。

“快过来。”她招呼着在雨中顶着书包小跑着的你。你飞快地钻到她的花伞下。

“这样会生病的，我送你回家吧。”她边说边将你揽进怀里。你感到，你的头刚好顶靠在她那丰满、柔软的胸前。过度的紧张使你感到晕眩，你分辨不出到底谁在颤抖。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急，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你看到，她的脸上满是雨水，吃力地撑着被风刮得上下翻动的雨伞。终于，你们躲进路旁一所院落的门洞里。

门洞里黑黢黢的。她没有松开搂着你的手，你们仍旧依偎着靠在墙上。风声、雨声，和双方那愈加急速的心跳声，使你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和慌乱。她的手轻柔地抚摸着你的后背，慢慢地将你转过身来，开始抚摸你的脸，她的手是那样轻柔，并慢慢地向你的身下滑去。那一刻，你觉得时间停止了，梦幻般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蔚蓝色大海边的沙滩上，你躺在那里，任由恬静轻柔的海浪拍打着你。那海浪舒缓而又温柔，有节律地、来来去去地拍打着你，令你感到舒畅无比。俄顷，海浪愈来愈急，愈来愈大，愈来愈有力，呐喊着，奔腾着，欢乐地溅起一束又一束令人眩晕的浪花。你已经预感到一个甜蜜幸福的时刻就要到来，你尽力推迟着那一时刻。终于，在最后的那一波浪潮到来的时候，你被完全淹没在一片温暖舒适的海水里，随之体内一股像是积蓄了许久的热流喷涌而出，预感中的那一甜蜜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并迅速地在你体内荡漾开来。

下课的铃声惊醒了你，你揉着惺忪的睡眼，感到下身湿乎乎一片。教室里已经空无一人，你望着前面那棕色的讲台，心里想着那位伴你初游春梦的女教师，痴愣了许久。

再一次上课铃响起后，“耗子”铁青着脸走了进来，神情严肃地站在讲台中央。她又黑又瘦，下巴很短，小眼睛里射出的从来都是严厉的目光。你曾试着也用这种目光回视她，效果是明显的，你能感觉出，她比以前更恨你了。

“耗子”开始讲话，她先说了全世界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后，又动员同学们要积极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她说到从今天起，大家就算毕业了，明天就可以不来上学时，教室里开始骚动起来，黄方适时而有节奏地发出了几响“吱、吱”的耗子叫唤声，引得同学

们哄堂大笑。

开始公布毕业考试的分数时，教室里恢复了平静。“耗子”大声念着同学们的考试分数，当念到你的名字时，声音陡然降下来并变得含混不清。但你还是清楚地听到了你的考试成绩：数学100分，语文90分。你笑了，你知道这是最令“耗子”难受的事情，这是与早晨你在城墙上获胜的那场战斗同样辉煌的胜利。你笑了，惬意地享受着前后左右投来的一片钦羡的目光。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今天，学习成绩已经不代表任何东西。”“耗子”严厉的目光直视着你，恶狠狠地强调着，“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那些根红苗正、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才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会大有前途……在我们班上，有个别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思想复杂，两面三刀，在校内组织同学暗中与老师对抗，在校外与地痞流氓和社会渣子相勾结，这样的人就是得了双百分，又有什么用……”你感到又投过来一片目光。你极力控制着自己，才没使刚才的笑容和得意从脸上消失下去。坚持住，你鼓励着自己，顶多再有几分钟，这一切就会结束，永远地结束了。“耗子”，我×你祖宗！

下课铃声终于响了，在终生难忘的最后一课里，你终于坚持到底，嘴角始终挂着轻蔑的笑意。全班同学齐刷刷地站立起来，一个个地走到“耗子”面前，领取一枚铝制的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有着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这是学校发给你们最后的作业和毕业纪念品。你最后一个走到“耗子”面前。她有点不情愿地拿起一本语录，斜了你一眼，说道，“双手接着。”

你听话地抬起双手捧过语录，面带笑容，语气清晰而又平静地叫了一声，“张老师……”

“干什么？”“耗子”厌烦地抬起头，依旧是那种严厉的目光。

“我×你祖宗！”你说完，禁不住兀自大笑起来，转身走出教室。

“快截住他！”“耗子”疯了似的冲出教室，边追边嚷，“快截住这个狗崽子，他竟敢骂我！”

你迅即分开人群，低着头，谁也不看一溜烟地跑出了校门。你飞快地跑着，同学们一张张惊愕的面孔映入你的眼睛，你觉得再也无法控制的泪水不停地流了出来。泪眼模糊中，你发现自己竟又不知不觉地跑到了护城河边。四下里静悄悄的，间或有一两声鸟鸣。你看着水面上映出的自己的倒影，全然不像统治着胜利战场，而且刚才打了一次胜仗的英雄，倒像是个落荒而逃的败兵。你拿起一块石头，向着败兵砸过去，“咚”的一声，石头沉了下去，败兵的倒影又浮现出来。

出身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想不明白。你暗中反复比较过，的的确确没有发现自己的父母与别的同学的父母有什么不同。他们日复一日、勤勤恳恳地上班，循规蹈矩，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父母管教自己更严格。出身这东西到底由谁来决定？是这个总跟自己过不去的“耗子”，那个尖嘴猴腮、来家一趟母亲就得哭一回的管片警察，还是毛主席？

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想过，毕业典礼该是怎样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今天正是

这个日子，但预想中的那一幕并没有发生。你爬上城墙，眺望着学校——教给你知识并令你懂得了爱和仇恨的地方。今天你得到的是，毕业考试的好成绩，依旧在隐隐作痛的几拳，流血的一刀，还有全班同学钦羡和复杂的目光。失去的是，毕业证书还有从体内流出来的那些东西。

当一场革命带有极大的破坏性、流氓痞子性，只需砸烂一切的威力，而不要求具备相应的建设能力时，这样的革命往往最能够迅速地得到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欢迎和参与。文化大革命便是这样，它的高潮的到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比瘟疫的传播速度还要快。它的来势之迅猛，范围之广泛，就连这场革命的策动者都始料不及。从红卫兵的诞生，到它的发展壮大，以至于它毫无道理地、蛮横地举着“打倒一切”的旗帜，取代政府部门职能，在怂愚者的支持下，代替公安机关对所谓阶级敌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用若干号通令的形式，控制全部社会秩序，把北京变成了一座红色恐怖下的地狱之城，只用了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4

在那段日子里，你也同大人们一样惶惶难挨。但你毕竟还是孩子，对可能和即将降临到你家的灾难，并没有一个明晰的预料。

血腥八月的一个夜晚，你看到爸爸妈妈又像往常那样将窗帘拉得紧紧的，在屋里神情紧张地窃窃私语。你特别不愿意看到他们这个样子，似乎他们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你便不想待在家里，但在你正要出去时，父亲叫住了你。他的手里提着一只你从未见过的小皮箱，他把皮箱打开，“哗啦”一下，将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在了床上。那些东西或花花绿绿，或金光灿烂，令人炫目。

“看一看这些东西吧，”父亲说，“以后你就见不到了，明天我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都上交了。认识一下这些东西，也算是开开眼吧。在玉石中，白为翡，绿为翠，白绿相间的就叫翡翠。这只小羊是当年我送给你妈妈的，她属羊。这东西是用羊脂玉雕刻成的，你看它的质地白中泛黄，非常润泽，像羊油一样，所以叫它羊脂玉，这是一种很贵重的玉。这串珠子全都是玛瑙，据说是清朝的一位一品大员上朝时所戴的朝珠。那些金银首饰你就不要看了，你应该仔细看看这幅字，这是一幅手卷，黄庭坚写的，与那些东西相比，这一件才可算得上是无价之宝。黄庭坚是谁你知道吧？他是一个大书法家……”

“您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全都交出去，”你打断了父亲的话，“不交不行吗？”

“当然不行。”父亲说，“红卫兵们说不定哪天就会到咱家来抄家，如果那时被他们抄出这些东西来，性质就不一样了，会出人命的。”父亲边说边从那只皮箱的夹层里抽出一把匕首，匕首套是金黄色的，镶着红色和绿色的宝石，看上去那匕首寒光铄

亮，锋利无比。“你把这匕首拿去。”父亲说着，将匕首交给你了。

“给我？”你惊愕地问。

“不是给你，而是要你把它扔掉，这东西是绝对不能上交的。明天你把它扔到护城河里去，你是小孩子，不易被人们发现。记住，千万要小心。”

你默默地接过那把匕首，将它揣进怀里，说了句，“我先去把它藏好。”家里是肯定不能藏这东西，但藏在哪儿好呢？你在院子里左右掂摸着，也没有相中一个特别令人放心的地方。你那时才感到，原来将一件东西妥善地藏好也挺难。说实话，你实在不想将这件宝贝沉到护城河里去，也许，喜欢进攻性的器具，是每个男孩子的天性。丢不丢掉它的问题先放到一边，起码应该先到黄方那里显摆一下。这样想着，你来到了黄方家。那些日子，你每天都要到黄方家去，一待就是一天，他们对你熟悉得像自家人一样。

匕首当然地得到了黄方和黄圆的交口称赞。你们三个人躲在黄圆的屋里，关上房门，仔细观赏着，爱不释手，并一致认为，这样好的东西不该丢掉。在将匕首到底藏到哪儿好的问题上，最终还是黄方出了个好主意：藏在房顶上，黄方说，那地方最不容易被发现。

你们来到院子里，顺着靠墙的一个枣树爬上去，轻盈地跳到墙上，然后爬上一处高高的房脊。你感到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夜幕下，一处处昏黄的灯光，一片片黑黝黝的房顶，还有马路上那望不到尽头的街灯。你发现，原来胡同里的所有院落都是连着的，墙挨着墙，房挨着房，你可以顺着房顶和院墙，走遍每一个院落。你选好一处地方，将一片房瓦揭开，然后将包在塑料袋里的匕首放进去，再将瓦片盖好，抹上事先准备好的稀泥。弄得没留任何痕迹。

就在你们干完后，轻松地跳跃着，上上下下于各个房顶之间，从另一条路线返回时，突然发现脚下一侧的院落里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门都大敞开，不少门窗的玻璃都被打碎了。屋里屋外，就连院子里的树枝和葡萄架上也都临时挑起了灯盏。一位老太太站在院子中央，她身板挺直，干净整洁，面无表情地看着一群臂戴红袖标，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们，进进出出地从各个房间里往外搬东西。你对黄方耳语，这一定是位见过大世面，平日里受人尊重，威严惯了的老太太，黄方点头称是。你们俩趴在房脊上，看到一卷卷的布匹和衣料、一桶桶的食油、一袋袋的面粉、一摞摞的书籍，还有沙发、箱子、字画、收音机、电唱机等等，都被红卫兵们搬了出来，堆在院子里像两座小山一样。两个红卫兵拿出准备好的一副对联和盖着大红印章的封条，贴在正房门上。黄方眼睛尖，看出那对联上写着：臭教授心毒吸民血，红卫兵革命破四旧，造反有理。

红卫兵们开始聚拢在老人四周，对她高声喝道：“跪下，快跪下！”

老人头一扭，依旧笔直地站在那里，并没有理睬他们。

“让你跪下，你听见没有？”一个个子不高，梳着两只小辫的女红卫兵蹿上前去，抡圆了手中的那条皮带狠抽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武装带上的那个铜扣不偏不斜地砸在老人的前额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